詩傳 三

國風 王 鄭 齊 魏

共 十

詩傳大全卷之四

王一之六

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孔氏曰漢志云周封圻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按西都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為方百里者六十四東都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在禹貢豫州大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將廉反冀州之南也孔氏曰漸冀南境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

詩傳大全卷之四

王一之六

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孔氏曰漢志云周封圻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按西都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東都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在禹貢豫州大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將廉反冀州之南也孔氏曰漸冀南境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

也自是謂豐鎬爲西都而洛邑爲東都鄭氏曰洛邑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周公又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東齋陳氏曰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宅土中以洽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據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深識天下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

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于戲音義○華谷嚴氏曰戲驪山下地名亦水名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

是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孔氏曰鎬京為西周王城為東周及敬王去王城而遷成周自是又謂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眉山蘇氏曰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為國風朱子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大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與風異○黃氏曰黍離之為國風以其詩之體為風也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耳故曰王國風○孔氏曰平王地狹於千里比於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尊之也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河南

府即今河南府懷州今懷慶府孟州今孟縣並隸河南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叶鐵因反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華谷嚴氏曰黍似粟而非粟有二種米粘者為秫可以釀酒不粘者為黍○本草註曰黍有數種又有丹黑黑黍謂之秬丹黍皮赤米黃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穄音祭似黍而小或曰粟也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孔氏曰楚威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搖搖是心憂而無附著之意悠悠遠貌蒼天

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周旣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旣歎時人莫識已意鄭氏曰怪我久留而不去○慶源輔氏曰人憂則行遲而心無所定國家顚覆在臣子固不能無憂此詩人憂之得其正者也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三山李氏曰呼天而怨曰致此者何人哉盖含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

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毛氏曰中心似醉醉於憂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叶於悉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孔氏曰噎咽喉閉塞之名言憂深也稷之實如心之噎故以起興

黍離三章章十句

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

遇之則其心變爲次遇之則其變少衰
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
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
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
之實矣張子曰言苗言穗言實作文者須是如此而所感之
心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
之意也慶源輔氏曰久而不忘者天理之常也暴暴集旋涸者人欲之無
定也情得其正則自然久而不忘矣○疊山謝氏曰天王而沒於夷狄天地之
大變中國之大耻東周臣子之大讎也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爲禾黍閒者當
流涕矣心摇摇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能爲閔周之詩者一行役大夫之

外無人也不知平王而聞此詩也亦有惻于中否乎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以有為矣所以訓戒晉文侯者王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吾於黍離之詩重有感也夫○悉安成劉氏曰於小弁詩曰踧踧周道鞠為茂草則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正若此詩之意然則黍離之感慨有不待於大夫行役之時而已兆於褒姒母子僭亂之日大夫追怨之辭有所歸矣○豐城朱氏曰宮室所以奉至尊宗廟所以安先王而今乃鞠為禾黍徘徊顧瞻安得而不憂追思所以致此者又安得而不怨雖然憂之怨之識是也憂之怨之而付之無可奈何則非也周之王業公劉開拓之於豳太王創造之於岐文王光大之於豐武王成就之於鎬皆在西都八百里之內其土地則先王之土地其人民則先王之人民也為子孫者正當以死守之而不去今乃無故舉

八百里舊都棄之而即安於東平王亦可謂不君矣行役之大夫苟無所見則已既已見之而且憂之且追怨之豈容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耶謂宜請於平王泣血嘗膽號令諸侯整師輯旅光復舊物諸侯見王之有志孰不奔走而服從當是時晋之義和鄭之掘突既皆王室之舊勳齊之太公之故基魯承周公之遺烈衛憑康叔之威靈亦皆足以左右王室苟有宣王中興之志則侯國之甲兵即吾之甲兵侯國之財賦即吾之財賦也而吾王自棄之爲之臣者又寂無一入以爲言則其偷安忍恥頹墮委靡豈特王之罪亦羣臣之罪噫周轍之不西有由矣夫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叶將黎反）鷄棲（音西）于塒（音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叶陵之反）君子于役如之何

勿思叶新齋反

賦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鑿墻而棲曰塒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埤雅曰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也○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鷄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音勗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慶源輔氏曰知其歸期則知其所止也知其所在則思有所向也今也則不知其期不知其幾時可歸也曷至哉則不知其今在何所也如之何勿思覩物興思雖欲自已而有所

不能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括反叶戶劣反）鷄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古活反叶古劣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叶巨列反）

賦也佸會桀杙（音弋）括至苟且也○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慶源輔氏曰可以日月計則思有節也知其會期則思猶有止也不日不月則不可計以日月也曷其有佸則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苟無飢渴則不敢必其歸而但幸其不至於飢渴而已其憂思之情益甚矣）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疊山謝氏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寧幾何時勞之日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日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羣臣也本於推己及物之恕費而為序情閔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美文武宣王之治何時而可復見之乎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音止且子餘反

賦也陽陽得志之貌董氏曰陽陽者氣充於內容貌不枯也簧笙竽管中金葉也蓋笙竽皆以竹管植於匏

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
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竽皆謂之簧笙十
三簧或十九簧竽十六簧也由從也房東房
也朱子曰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於房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廬陵李氏曰堂屋
次棟之架曰楣後楣以北為室與房人君左右房大夫東房西室而已只且語
助辭○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
歸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
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
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慶源輔氏
曰謂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者蓋兩篇之首皆以君子為言而又相聯屬此固不害於

義然亦安知其非偶然而然也故又取或者之說以爲序說亦通宜更詳之蓋欲仍舊也○孔氏曰君子之人陽陽然左手執簧右手招我從房中樂官之位時世衰亂且相與樂此而已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新安胡氏曰朱子初解云君子知道之不行爲貧而仕所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相招爲祿仕雖從于伶官之賤而陽陽自得若識有樂乎此者其所以全身遠害之計深矣雖非聖賢出處之正然比於不量其力貪利以沒身者豈不賢哉

○君子陶陶左執翿徒刀反右招我由敖五刀反其樂只且

賦也陶陶和樂之貌翿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敖舞位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叶胡威反哉懷哉曷月予還音旋歸哉

興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戍屯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鄧州即今鄧州屬南陽府信陽軍今改信陽縣屬汝寧府並隸河南懷思曷何也○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與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慶源輔氏曰彼其之子是戍人指其室家而言則不與我

戍申云者蓋言不得同其室家以往耳懷哉懷哉言其思念不一而足也曷月予還歸哉言不知何日可以還歸以安其室家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此興體之中又別是一例不然則又似比體○安成劉氏曰先儒多以爲水弱不流薪楚喻平王微弱不能微發諸侯蓋由誤認此詩之體此詩乃興之不取義者特取之不二字相應耳故集傳特指其例以明之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楚木也甫即呂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爲呂侯後爲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戍之今未知其國之所在

計亦不遠於申許也孔氏曰言甫與許者以其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成許甫也六國時秦趙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叶滂古反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以為箭者是也孔氏曰陸璣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於柳葉皆可為箭幹故宣公十二年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華谷嚴氏曰毛以為草鄭以為蒲柳皆通蒲草見陳澤陂蒲柳見陳東門之楊許國名亦姜姓今潁昌府許昌縣是也

潁昌府許昌縣即今河南開封府許州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 安成劉氏曰小弁詩曰何辜于天又曰君子信讒又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又曰舍彼有罪予之佗矣皆為怨父之詞吾意平王所

以但知毋家之重而不知弒父之罪者皆自疇昔怨父一念之差所致也究其忘親逆理之罪吾於其傳與有責焉又況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毋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

程子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思其毋家耳非有王者保天

下之心人怨宜也況天子當使方伯鄰國共保助之○三山李氏曰以公存心則如乘薇以私存心則如揚之水遣戍則同而羙刺則異也

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

慶源輔氏曰忘親逆理以賊人之秉彝非法枉道以使入之勞役此民之所以怨思也欲其悉力致死以報其上難矣哉所謂民至愚而神於此可見先王之所以畏而敬之也此正平王之詩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南軒張氏曰胡文定公云按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夫黍離所以為國風者平王自為之也平王忘國是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天下貿貿焉日趨於夷狄禽獸之歸故孔子懼而作春秋○安成劉氏曰以上兩節觀之則王

迹所以熄雅所以亡而春秋所以作者皆平王忘親逆理而衰懦微弱之所致也歟

中谷有蓷吐雷反暵呼但反其乾矣有女仳匹指反離嘅口愛反其嘆土丹反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興也蓷鵻音錐也葉似萑音丸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本草曰茺蔚一名益母節節生花如鷄冠其子三稜〇華谷嚴氏曰據本草茺蔚正生海濱池澤其性宜濕暵燥仳別也嘅歎聲艱難窮厄也〇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也

〇中谷有蓷暵其脩叶式竹反矣有女仳離條其歗

叶息六反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與也脩長也永嘉陳氏曰長茂者亦為所暵或曰乾也如脯之謂脩也條條然歗貌歗蹙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於嘆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董氏曰古人傷死者之詞曰如何不淑蓋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曾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詞焉厚之至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張劣反其泣

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興也暵濕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也孔氏曰先言乾次言脩後言濕見凶年之淺深也○須溪劉氏曰乾者已暵脩者又暵濕者亦暵其爲旱勢可勝言哉旱愈甚則仳離之愁嘆愈甚矣啜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窮之甚也眉山蘇氏曰嘆之者知其不得已也歎者怨之深也泣則窮之甚也○慶源輔氏曰嘆則悲嘆而已歎則悲而恨焉泣則悲而至於傷矣方其歎且恨之時而曰遇人之艱難遇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詞固見其厚矣及其至於傷而泣也則亦曰何嗟及矣而已殆有知其不可柰何而安於命之意此尤見其厚也豈非先王之澤哉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為國於此亦可見矣慶源輔氏曰范氏之說其得讀詩之旨使讀詩者能如此則詩之為教於人大矣○疊山謝氏曰凶年飢歲上而王朝有司徒荒政十二以聚民下而有司能以時告其上發倉廩

開府庫懋遷化居以賑民必無夫婦衰薄室家相棄之事此詩三章始終其乾中暵其脩終暵其濕言物之暵一節急一節始旣其嘆中條其歗終啜其泣民之怨恨者一節深一節始曰遇人之艱難憐其窮苦也中曰遇人之不淑憐其遭凶禍也終曰何嗟及矣夫婦旣已離別雖怨嗟亦無及也又曰夫婦人之大倫也飢饉而相棄人道之大變也婦無一語怨其夫而有哀矜惻怛之意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義婦也與忠臣孝子同道人不幸而處三綱之變以此存心則綽綽然有餘裕矣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叶吾禾反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叶良何反尚寐無吪

比也兎性陰狡爰爰緩意雉性耿介離麗羅

網尚猶罹憂也尚庶幾也安成劉氏曰二尚字義不同吪動也○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于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東萊呂氏曰此因所見為比也兔之大以比諸侯雉之小以自比也言諸侯之背叛者恣睢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為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如之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興也以兔爰興無為以

雉離興百罹也須溪劉氏曰有兎爰爰舒緩而無虞者此我生之初承平之人也雉離于羅求死不得此我生之後百憂之人也安得一寐而死不復見此之為快哉下章放此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音孚叶步廟反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叶一笑反尚寐無覺居孝反叶居笑反

比也罦覆車也可以掩兎孔氏曰釋器云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郭璞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繴音壁罬音拙罥音絹造亦為也覺寤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罿音衝我生之初尚無庸我

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比也罿罬也即罦也或曰施羅於車上也庸用聰聞也無所聞則亦死耳

兔爰三章章七句

緜緜葛藟(力軌反)在河之滸(呼五反)終遠(于萬反)兄弟謂他人父(夫矩反)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叶果五反)

興也緜緜長而不絶之貌岸上曰滸○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言緜緜葛藟則在河之滸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為已父已雖謂彼為父

而彼亦不我顧則其窮也甚矣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叶矣始二音）終遠兄弟謂他人母（叶滿彼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叶羽已反）

興也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廬陵羅氏曰識音志記而不忘也）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華谷嚴氏曰莫我有言視之若無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順春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叶古均反）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叶微匀反）

興也夷上洒（音跣洗也）猶下曰漘漘之為言脣也

爾雅註曰涯上平坦而下水深為漘不發聲

○東陽許氏曰㟖上面平夷而其下為水洗

（漘齧入若脣也）昆兄也聞相聞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叶居謁反）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采葛所以為絺綌蓋淫奔者託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

〇彼采蕭（叶疎鳩反）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賦也蕭荻也白葉莖麄科生有香氣祭則爇（音爇）以報氣故采之（孔氏曰蕭荻今人謂之荻蒿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也）曰三秋則不止三月矣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本與艾叶兮

賦也艾蒿屬爾雅曰一名冰臺註今艾蒿也乾之可灸故采之東萊呂氏曰葛爲絺綌蕭共祭祀艾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曰三歲則不止三秋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慶源輔氏曰采葛采蕭采艾其說詑言明矣至於思念之情流而不止如此則爲淫奔之辭者宜哉

大車檻檻毳尺銳反衣如菼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大車大夫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之服臨川王氏曰王之大夫四命與子男同服也菼蘆之始

生也毳衣之屬衣繪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菼劉氏曰毳衣以宗彝為首蓋畫虎蜼虎蜼淺毛故謂毳蜼音壘胃右○安成劉氏曰毳衣所畫者三章宗彝也藻也粉米也裳所繡者二章黼也黻也所畫所繡皆備五色所謂以五采彰施于五色者也爾淫奔者相命之詞也子大夫也不敢不敢奔也○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眉山蘇氏曰其止之有道民聞其車聲而見其衣服則畏而不敢矣非待刑之而後已也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東萊呂氏曰此詩雖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於東遷之初而已○慶源輔氏曰漢廣之遊女端莊靜一人見而知其不可求野有死麕之女午

貞潔自守人見而知其不可犯此所以為二南之化也豈至於有淫奔之心待有所畏而後不敢哉今觀此詩則世變之愈下可知矣

○大車啍啍 他敦反 毳衣如璊 音門 豈不爾思畏子

不奔

賦也啍啍重遲之貌璊玉赤色五色備則有

赤 孔氏曰啍啍行之貌故為重遲上言行有聲此言行之貌互相見也毳衣裳繢綉皆五色青者如菼赤者如璊各舉其一耳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叶戶橘反 謂予不信有如皦

古了反 日

賦也穀生穴壙 音曠 皦白也○民之欲相奔者

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慶源輔氏曰世變雖下而大夫能使人畏之如此亦可謂賢也雖已始則不敢奔而已終則知其雖歿身不得遂其志則其刑政之効亦非無常者之所能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七羊反其來施施叶時遮反

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為布者本草曰一名麻勃此麻上花勃勃者麻子味甘平無毒園圃所蒔今人作布及履用之子嗟男

子之字也將願也施施喜悅之意○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叶獎里反〕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叶舉里反〕

賦也之子幷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已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可以怨則詩人固無忿懟過甚之辭然予讀王風則見其怨詩尤為平和此可見周人之風俗也

鄭一之七

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為采音菜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掘一作滑並音鶻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虢檜之地鄭氏曰武王取虢檜鄶蔽補丹依疇歷華十邑

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爲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即今陝西西安府華州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即今河南開封府鄭州其封域山川詳見檜風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叶古玩反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緇黑色周禮考工記曰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孔氏曰緇衣即士冠禮所云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卿士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食私朝服緇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宜稱去聲改更平聲適之館舍鄭氏曰卿士之館如今之諸廬也○孔氏曰考

工記說王宮之制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註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

粲餐音孫也鄭氏曰設餐飲食之或曰粲粟之精鑿者音作

東陽許氏曰粟一石得米六斗為糲糲米一石舂為八斗為鑿○舊說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敝則我將為子更為之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粲言好之無已也慶源輔氏曰緇衣之宜兮此美武公之德稱其服也敝予又改為兮欲其服之常新也還予授子之粲兮欲其粟之常繼也既欲其服之常新又欲其粟之常繼發乎情形於歌詠如此則其好善之誠心於是為至也○程子曰好賢無已之意當就敝予還予二字上看○華陽范氏曰適子之館親之也授子之粲又

授之以飲食也既親之又授以飲食此好賢之至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叶在早反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好猶宜也

○緇衣之蓆叶祥龠反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蓆大也程子曰蓆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於緇衣見好賢

之至東萊呂氏曰孔叢子云於緇衣見好賢之至所謂賢即謂武公父子也○華陽范氏曰桓公武公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君子好之愈久而愈不厭

將七羊反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之舌反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叶滿彼反仲可懷叶胡威反也父母之言亦可畏叶於非反也

賦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十五家所居也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蓋里之地域溝樹也○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慶源輔氏曰此雖為淫奔之詩然其心猶有所畏未至於蕩然而無忌也故列於鄭詩之首以見其為風之始

變也歟○安成劉氏曰此女猶能知此畏憚故其託辭如此鄭風之中亦所罕見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叶虛陽反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墻垣也古者樹墻下以桑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叶徒沿反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賦也園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也檀皮青滑澤材彊韌可爲車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新安胡氏曰三章皆有所畏而不輕身以

從其所懷亦庶幾止乎禮義者也

叔于田叶地因反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賦也叔莊公弟共叔段也事見春秋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田取禽也孔氏曰以取禽於田因名曰田巷里塗也孔氏曰里內之塗洵信美好也仁愛人也○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言叔出而田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矣非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是以若無人耳華谷嚴氏曰叔段豈其美且仁哉其黨私之之言猶

河朔之人謂安史為聖也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詞也

○叔于狩叶始九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叶許厚反

賦也冬獵曰狩杜氏曰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

○叔適野叶上與反巷無服馬叶蒲補反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龜山楊氏曰仁且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悅而歸之也雖使之一天下朝諸侯無不可矣而詩猶以為不義得衆何也蓋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

譽不足以公善惡則其所譽而好之者未必誠善也所毀而惡之者未必誠惡也叔段不義而爲衆所悅者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然則所謂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武者亦若此而已以是觀之則俗之所好惡可知矣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廬陵彭氏曰玩味此詩宛然如見叔段輕褻浮揚之意如今之貴族輕薄子閭里少年朋徒追逐而極口誇羡之也次篇放此

叔于田乘乘下繩證反馬叶滿補反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素口反叶素苦反火烈具舉襢音但裼素歷反暴虎獻于公所將七羊反叔無狃女九反叶女古反戒其傷女音汝

賦也叔亦段也車衡車軛也外兩馬曰驂如舞謂諧和中節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即所謂如舞也服馬制於衢不得如舞其如舞者驂也○雙峯饒氏曰如舞者節奏謂御中節也皆言御之善也安成劉氏曰善御其馬是以轡則柔順如組驂則諧和如舞也藪澤也廬陵羅氏曰水鍾曰澤水希曰藪○釋文曰韓詩云禽獸居之曰藪火焚而射也曹氏曰王制云昆虫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為狩惟冬田乃用火若夫刈草以為防驅禽而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時之田皆然也烈熾盛貌具俱也襢裼肉袒也孔氏曰李巡云襢裼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云襢去裼衣暴空手搏獸也勉齋黃氏曰暴徒搏也有慢侮欺陵之意公莊公也孔氏曰公與之俱田也狃習也國人戒之曰請叔

無習此事恐其或傷汝也蓋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安成劉氏曰章首四句所謂才也次四句所謂勇也末二句則國人愛之之詞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戶郎反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叶魚駕反忌抑磬苦定反控口貢反忌抑縱送忌

賦也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駕也馬之上者為上駕猶言上駟也鄭氏曰上駕言馬之最良也鴈行者驂少次服後如鴈行也揚起也忌抑皆語助辭騁馬曰磬止馬曰控廬陵

羅氏曰補傳云磬謂使之曲折如磬控謂控制不逸舍音捨拔音跋○盧陵羅氏曰括也矢御弦處曰縱覆彍盧陵羅氏曰與簫同弓弰也廣韻註云彍弓弭弭弓末曰送孔氏曰能磬又能控能縱又能送是叔之善射御也○慶源輔氏曰章末四句美叔之才藝也

○叔于田乘乘鴇音保叶補苟反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符有反叔馬慢叶黃半反忌叔發罕叶虛旰反忌抑釋掤音冰忌抑鬯敕亮反弓叶姑弘反忌

賦也驪白雜毛曰鴇今所謂烏驄也齊首如手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阜盛慢遲也發發矢也罕希釋

解也掤矢箙蓋春秋傳作冰孔氏曰昭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字異義同服虔云冰犢丸蓋杜預云犢丸是箙箙○華谷嚴氏曰用矢則舉掤以開箙箙既用則納矢箙中釋下掤以覆箙鬯弓囊也與韔同孔氏曰鬯弓謂弢弓而納諸鬯中弢音韜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鄭氏曰田事且畢則馬行遲遲發矢希蓋矢而弢弓亦喜其無傷之詞也安成劉氏曰上章及此亦皆言其田獵射御之善而喜其畢事無傷皆所謂多才好勇而得衆者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陸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

者乃以段有大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

大于首章失之矣永嘉鄭氏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纏裼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所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到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誰何也欲不為亂得乎○豐城朱氏曰段之為人以射則善以御則良以容止則甚習以材力則甚武如是而甚不仁夫惟不仁所以欲紾兄而奪其位也而國人愛之若此者豈盡出於公哉上教不明人心不古顛倒是非混殽黑白固有不勝其可數者矣

清人在彭叶普郎反駟介旁旁補彭反叶補岡反二矛重直龍反英叶於良反河上乎翱翔

賦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也彭河上地名駟介四馬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為矛飾也孔氏曰魯頌說矛之飾謂朱英則以朱染為英飾蓋絲纏而朱染之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並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疊而見翺翔遊戲之貌○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孔氏曰文公捷厲公子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清邑之兵於河上禦之久而不名師散而歸鄭人為之賦此詩言其師出之久無事而不得歸但相與遊戲如此其勢必

至於潰散而後已爾（永嘉鄭氏曰夫擁大衆於外而無所事不為亂則必潰散耳）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

賦也消亦河上地名麃麃武貌矛之上句（音勾）曰喬所以懸英也英弊而盡所存者喬而已

○清人在軸（叶音胄）駟介陶陶（叶徒候反）左旋右抽（叶勑救反）中軍作好（叶許候反）

賦也軸亦河上地名（孔氏曰彭消軸皆河上之地久不得歸師有還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陶陶樂而自適之貌左謂御在

將軍之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軍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也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即高克也（孔氏曰此謂將所乘車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而中人御）好謂容好也○東萊呂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必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事見春秋（安成劉氏曰見閔公二年）○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

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
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
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境
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卹乎春秋書曰
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羔裘如濡叶而朱而由二反洵直且侯叶洪姑洪鉤二反彼其音記之子舍音赦命不渝叶容朱容周二反

賦也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
侯美也其語助辭舍處渝變也○言此羔裘
潤澤毛順而美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

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鄭氏曰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節○華谷嚴氏曰命者天所賦予於我者舍則居之而安也君子能安於命臨利害而不變○慶源輔氏曰舍命不渝所包者闊命有二有指理而言者有指氣而言者此蓋兼之以理而言則居其理而不變以氣而言則居其分而不渝理可以兼氣故集傳止以理言之蓋羨其大夫之詞然不知其所指矣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賦也飾緣去聲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為飾也孔甚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司主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叶魚肝反

兮

賦也晏鮮盛也三英裘飾也未詳其制程子曰若素絲五紽之類蓋衣服制度之節粲光明也彥者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首章言其能舍命不渝次章言其為邦之司直末乃以為邦之彥而結之然則為臣之道主於正直不阿而已雖孔子之在朝亦以便便誾誾保保為常至於柔行巽入委曲以就事亦固有時而當用要之其出於不得已而已○豐城朱氏曰舍命不渝則必不得不徵幸而苟得而於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詭悅以求容而於事君之道盡矣既能順命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所以為邦之彥也歟

遵大路兮摻所覽反執子之袪叶起據反兮無我惡烏路

反

兮不寁市坎反故也

賦也遵循摻擥與攬同擥持也袪袂孔氏曰袂是袪之本袪是袂之末俱是衣袖寁速故舊也○淫婦為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擥其袪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袪之句亦男女相說之辭也安成劉氏曰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鄭衛溱洧之間羣女出桑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花詞甚妙註云攬衣袖欲與同歸折芳誦詩以贈遊女也集傳援此為證者蓋宋玉去此詩之時未遠其所引用當得詩人之本旨彼為男語女之詞猶此詩為女語男之詞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市由反叶齒九反

兮不疌好叶許口反也

賦也䰢與醜同欲其不以已為醜而棄之也

好情好也慶源輔氏曰無我惡兮不疌故也猶假義以責之至於無我䰢兮不疌好也則真情見而詞益哀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音符與鴈

賦也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昧晦未辨之際也東萊呂氏曰列子云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明星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弋繳音灼射謂以生絲繫矢

而射也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鷄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於鷄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翺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於宴昵之私可知矣

○弋言加（叶居之居何二反）之與子宜（叶魚奇魚何二反）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叶呂吼反）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叶許厚反）

賦也加中去聲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是也埤雅曰加與玄鶴加加雙鴨之加同意蓋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故史記謂楚人好以弱弓微矢加諸鳧鴈之上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鴈宜麥之屬是也鄭氏曰言其氣味相成○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既得鳧鴈以歸則我當為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

○知子之來叶六直反之雜佩以贈叶音則之知子之

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呼報反）之雜佩以報之

賦也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修文德以來之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步眠反蚌之別名）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呂氏曰非獨玉也觿（音揮）燧箴（與針同）管

凡可佩者皆是也建安熊氏曰婦人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大觿木燧之屬備尊者使令也觿解結狀如錐以象骨爲之燧取火箴貯以管贈送順愛問遺也孔氏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婦又語其夫曰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當解此雜佩以送遺報答之蓋不惟治其門内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也慶源輔氏曰一意而三疊之以見其情之不能自已也夫勤勞以成業和樂以宜家此婦之賢德然情猶未已也故無所愛於服飾之玩而欲其君子之親賢以輔成其德是又加於人一等矣

女曰鷄鳴三章章六句朱子曰此詩意思甚好讀之使人有不知手舞足蹈者○慶源輔氏曰觀此詩則鄭國之俗雖曰淫亂然在下之人夫婦之間猶知禮義勤生業不昵於宴私相安於和樂而又能賛助其君子親賢樂善以輔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澤與民性之善矣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叶芳無反將翺將翔佩玉瓊琚

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賦也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陸氏曰舜取瞬之義孟字姜姓洵信都閑雅也○此疑亦淫奔之詩言所與同車之女其美如此而又歎之曰彼美色之孟姜信美矣而又都也慶源輔氏

日鄭詩惟此篇為男悅女之詞

○有女同行叶户郎反顏如舜英叶於良反將翺將翔佩玉將將七羊反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賦也英猶華也將將聲也德音不忘言其賢也臨川王氏曰於瓊琚言德之容於將將言德之音各以其類也○慶源輔氏曰所謂德音是亦日月詩之德音類也世衰道降徇情肆欲所羡非美者多矣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叶芳無反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反

興也扶蘇扶胥踈須二音小木也荷華芙蕖也釋文

曰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蕖子都男子之美者也孟子曰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者也狂狂人也且語辭也○溪女戲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隰則有荷華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興也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張子曰龍是葒草其枝幹樛屈著土處便有根如龍也本草云葒草一名鴻藬如馬蓼而大即水紅也詩註云一名馬蓼馬蓼自是一種也藬音纈子充猶子都也董氏曰子充不見於書疑亦以美著也狡童狡獪之小

兒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他落反兮蘀兮風其吹女音汝叔兮伯兮倡昌亮反予和胡卧反叶戶圭反女

興也蘀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蘀而言也叔伯男子之字也予女予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蘀兮蘀兮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盍倡予而予將和女矣

○蘀兮蘀兮風其漂匹遥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遥反女

興也漂飄同要成也慶源輔氏曰伱能倡予則予將成汝之志視前章所謂和女者其情益急矣

蘀兮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七丹反叶七宣反

賦也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言悅已者衆子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息安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側巾反)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子餘反)

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辭也○淫女語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而涉溱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謔之之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叶于已反) 子不我思豈無他士(鉏里反) 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洧亦鄭水名前漢地理志曰洧水出潁州陽城山東南至長平入潁士未娶者之稱

褰裳二章章五句慶源輔氏曰婦人從一而終者也狡童褰裳之詩則其縱欲而賊理也甚矣

子之丰芳容反叶芳用反兮俟我乎巷叶胡貢反兮悔予不送兮

賦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

○衣(於既反)錦褧(苦迥反)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叶户郎反)

賦也褧禪(音丹)也鄭氏曰蓋以禪縠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惡其文之著也叔伯或人之字也○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我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賦也婦人謂嫁曰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音善叶上演反茹音如藘力於反在阪音反叶孚彎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音挺者孔氏曰除地去草故云町町茹藘茅蒐也一名茜倉甸反可以染絳本草曰一名地血葉似棗葉頭尖下闊莖葉俱澁四五葉對生節間蔓延草木上根紫赤色陂音坡者曰阪孔氏曰陂陀不平而可種者曰阪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識音志其所與淫者之居也室邇人遠者思之而未得見之詞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賦也踐行列貌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處也即就也（慶源輔氏曰思之切而冀其亟來就已之辭）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淒淒（子西反）雞鳴喈喈（音皆叶居奚反）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淒淒寒涼之氣喈喈雞鳴之聲風雨晦冥蓋淫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叶音驕）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叶憐蕭反）

賦也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喈喈也（華谷嚴氏曰羣雞之聲）瘳病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風雨如晦（叶呼洧反）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賦也晦昏已止也（東陽許氏曰喈喈膠膠不已皆雞聲紛雜之意○慶源輔氏曰喜甚於瘳瘳甚於夷云胡不喜言如之何而不喜也蓋喜劇之辭）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音金）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青青純音準緣去聲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

孔氏曰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如都人士狐裘黃黃謂狐色黃耳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

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

也此亦淫奔之詩

○青青子佩叶蒲眉反悠悠我思叶新齋反縱我不往子

寧不來叶陵之反

賦也青青組綬禮記玉藻註曰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組綬一物也之

色佩佩玉也孔氏曰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

○挑他刀反兮達他末反叶他悅反兮在城闕兮一日不

見如三月兮

賦也挑輕儇（烜平聲）跳躍之貌達放恣也（慶源輔氏曰此淫女望其所與私者既無音問又不見其來而極其怨之辭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息淺反）兄弟維予與女（女汝同）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居望反）女

興也兄弟婚姻之稱（爾雅曰婦之黨為婚兄弟壻之黨為姻兄弟註云古人皆謂婚姻為兄弟）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禮記曾子問篇陳澔解曰夫婦有兄弟之義夫唱婦隨猶兄先弟從所謂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是也陳澔解曰兄弟者亦親之之辭也）予女男女自相謂也人

他人也迋與誑同○淺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東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豈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

○揚之水不流東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叶斯人反

與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古老反衣綦巨基反巾聊樂音洛我員于云反

賦也如雲美且衆也縞白色綦蒼艾色孔氏曰戰國策云強弩之餘不能穿魯縞則縞是薄繒不染故色白也綦青色之小別艾謂青而微白為艾草之色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此人自目其室家也華谷嚴氏曰猶云荆釵布裙也貧與云同語辭也

○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以為此女雖美且衆而非我思之所存也如已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以自樂也是時淫風大行而其間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而不為習俗所移矣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豈不信哉慶源輔氏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目之所覩若可美也雖則如雲匪我思存反之於心而知其

非所當慕樂也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則安分自樂而不徇俗以忘己也大序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先王之澤於此可以觀矣

○出其闉（音因）闍（音都）有女如荼（音徒）雖則如荼匪我思且（子餘反）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賦也闉曲城也（永嘉陳氏曰門之外有副城回曲以障門者謂之闉）闍城臺也（孔氏曰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荼茅華輕白可愛者也（孔氏曰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蒤委葉邶風荼苦即苦菜也周頌荼蓼即委葉也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也）且語助辭茹藘可以染絳故以名衣服之色娛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朱子曰此詩却是箇識道理人做鄭

詩雖淫亂然此詩却如此好女曰雞鳴一詩亦好○慶源輔氏曰鄭詩唯女曰雞鳴與此詩為得夫婦之道夫子錄之正以見人性之本善而先王之澤猶未泯也○南豐曾氏曰泯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背谷風以淫於新昏而棄舊室唯出其東門則不然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徒端反叶上兗反)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叶五遠反)

賦而興也蔓延也漙露多貌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也○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言野有蔓草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

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賦而興也瀼瀼亦露多貌臧美也與子偕臧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方渙渙叶于元反兮士與女方秉蕑古顏反叶古賢反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子餘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況于反且樂音洛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渙渙春水盛貌蓋氷解而水散之時也詩考曰三月桃花水下之時蕑蘭也其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朱子曰蘭與澤蘭相似生水旁紫莖赤節綠葉光潤尖長有岐陰小紫且語辭洵信訏大也勺藥亦香草也三月開花芳色可愛本草註曰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木芍藥○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故其女問於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女復要之曰且往觀乎蓋洧水之外其地信寬大而可樂也於是士女相與戲謔且以勺藥為贈而結恩情之厚也

此詩淫奔者自叙之詞

○溱與洧瀏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瀏深貌殷衆也將當作相聲之誤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慶源輔氏曰鄭國之土地寬平人物繁麗情意駘蕩風俗淫泆讀是詩者可以盡得之詩可以觀詐不信然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華陽范氏曰樂之淫者鄭衛如有王

者必放鄭聲然則亂關雎者莫如鄭衛故鄭詩終於亂之極焉○詩考曰公羊疏許氏云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安成劉氏曰鄭詩之有緇衣羔裘女曰雞鳴出其東門數篇乃磔中之玉也他如大叔于田及清人詩雖無足尚猶幸非為淫奔而作若叔于田則亦未免有男女相悅之疑是其二十一篇之中曉然不為淫奔而作者五六篇而已故曰淫奔之詩不翅七之五然自昔說詩者唯以東門之墠與溱洧為淫詩今朱子乃以例以淫奔斥之者蓋即其辭而得其情正以發明放鄭聲之旨不然則衛齊陳詩諸篇非無淫聲夫子何獨以鄭聲為當放哉

詩傳大全卷之四

詩傳大全卷之五

齊一之八

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孔氏曰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鷙故為司寇主盜賊少昊以鳥名官其人之名氏則未聞也在禹貢為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孔氏曰齊世家云呂尚者其先為四岳封於呂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國以興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歸立為太師文王崩武王平商封於營丘既封

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為大國（勿軒熊氏曰齊乃東方形勝要害之地世號為東西秦秦得百二齊亦得十二蓋可見矣大抵齊地富強近利故孔子謂齊變而後至魯也）今青齊淄（莊持反）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青州即今青州府齊州今為濟南府淄州今為淄州縣濰州今為濰縣棣州今為樂安州與德州並隸山東）

雞既鳴矣朝（音潮）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

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三山李氏曰心苟在焉則聞蒼蠅之聲以為雞鳴心不在焉雖雷霆在側而耳不聞焉故詩人叙其事而美之也

○東方明叶謨郎反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同上月出之光

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慶源輔氏曰一章疑於耳也二章疑於目也古之賢妃進御於君當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於耳目聞見之際疑其似者而以為真玩繹其辭則其戰兢警惕真有臨深履薄之

意至誠所感則其爲君焉有留於宴昵之私者哉○安成劉氏曰此章以月光爲東方明乃目見其似而以爲真也如前章則是耳聞其似者而以爲真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叶莫滕反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賦也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甘樂會朝也○此三告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幷以子爲憎乎臨川王氏曰甘與子同夢情也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義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三山李氏曰自古人君脩身謹行而無流連荒

臣之禍者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貞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之姜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姬是也不獨人君為然吳許升為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數勸升脩學升每為不義輒流涕進規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成名賢女之助如此○安成劉氏曰夫爲妻綱古之人身脩而家齊者上也思齊所謂刑于寡妻是也夫道不足幸有賢妃助之成德者次也此詩所述是也彼有相與昏淫耽樂卒以覆亡如瞻卬所刺幽王褒姒者無足道矣○豐城朱氏曰男女之際人欲之所存焉節欲而循乎天理者賢君之所以治也縱欲而滅夫天理者昏君之所以亂也此詩述賢妃警畏之心如此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其為君子之助不亦多乎

子之還音旋兮遭我乎峱乃刀反之間叶居賢反兮並驅

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許全反)兮

賦也還便捷之貌峱山名也從逐也獸三歲曰肩(釋文曰亦作豜○孔氏曰獻肩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儇利也

○獵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鄭氏曰俱出獵而相遭也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而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安成劉氏曰集傳但言必有所自蓋不質其為哀公所致也)

○子之茂(叶莫口反)兮遭我乎峱之道(叶徒厚反)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叶許厚反)兮

賦也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猺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爾雅曰狼牡名貛牝名狼貛音歡臧善也

還三章章四句疊山謝氏曰千萬人之習俗原於一人之好尚千百年之敵化生於一時之放心齊俗好田如此爲人上者可不謹哉○華陽范氏曰表記云上之好惡不可不謹也是民之表也國君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爲賢閑於馳逐爲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俟我於著直居反叶直據反乎而充耳以素叶孫租反乎而尚之以瓊華叶芳無反乎而

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屛之間也（孔氏曰門屛之間謂之宁門內屛外入君視朝所宁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充耳以纊（音曠）懸瑱（音殿）所謂紞（音膽）也（孔氏曰懸瑱當耳故謂之塞耳）（紞懸瑱之繩用雜線織之）尚加也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瑱也（朱子曰古者五等之爵朝會祭祀皆以充耳不知此詩是說何人所說尚之以青黃素瓊瑤英大抵只是押韻不知古人充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看來是以線穿垂在當耳處）○東萊呂氏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去聲）既奠鴈御（音訝）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榮乎而

賦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廬陵李氏曰堂下至門謂之庭瓊瑩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此昏禮所謂壻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叶於良反乎而

賦也瓊英亦美石似玉者孔氏曰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然則瓊英瓊華瓊瑩皆玉石光色○疊山謝氏曰其充耳則以素以青以黃其加飾則瓊華瓊瑩瓊英備容盛飾非不美也惜乎不知禮耳○呂氏曰升

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東萊呂氏曰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赤朱反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興也履躡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廬陵歐陽氏曰相邀以奔之詞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叶宅悅反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叶方月反兮

興也闥門内也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慶源輔氏曰東方之日東方之月恐是因其時以起興言彼淫奔之女旦則躡我之跡而來暮則躡我之跡而去也

東方未明叶謨郎反顛倒都老反衣裳顛之倒叶都妙反之自公召之

賦也自從也羣臣之朝別色始入○此詩人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言東方未明而顛倒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焉蓋猶以爲晚也或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故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叶典因反之自公令力證反叶力呈反之

賦也晞明之始升也孔氏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氣而物乾故以晞為乾蒹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旦未見日氣故以為乾義也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謂將旦時日之光氣始升也令號令也

○折音哲柳樊圃叶博故反狂夫瞿瞿俱具反不能晨夜叶羊茹反不夙則莫音慕

比也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樊藩也圃菜園也孔氏曰郭璞云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園故曰圃菜園也瞿瞿驚顧之貌夙早也○折柳樊圃雖不

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敢越以比晨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程子曰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為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叶胡威反止

比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孔氏曰對文則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左傳云獲其雄狐亦謂牡為雄綏綏求匹之貌魯道適魯之道也蕩平易也

齊子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孔氏曰襄公名諸兒僖公子○安成劉氏曰桓公名軌一名允惠公庶子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鄭氏曰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可恥惡如狐且文姜既從此道歸于魯矣襄公何為而復思之乎

○葛屨五兩如字又音亮冠緌如誰反雙叶所終反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比也兩二屨也緌冠上飾也屨必兩緌必雙

物各有耦不可亂也藍田呂氏曰屨與屨爲耦緌五兩各相耦冠緌之雙亦自爲耦襄公文姜非其耦也○廬陵羅氏曰複下曰舃襌下曰屨下謂底禮書二組屬於笄順頭兩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者謂之緌庸用也用此道以嫁于魯也從相從也藍田呂氏曰此上二章罪襄公言其理如是而襄公違之以淫泆者何也

○蓺麻如之何衡音橫從子容反其畝莫後反取七喩反妻如之何必告工毒反父母莫後反既曰告同上止曷又鞠居六反止

興也蓺樹鞠窮也○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畝毛氏曰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孔氏曰獵是行步踐履之

名○釋文曰衡亦作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日由欲娶妻者必先告其父母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爲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東萊呂氏曰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以正禮納文姜當早裁制之曷爲又使窮其姦而至於極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興也克能也極亦窮也蓋田呂氏曰此上二章罪魯桓公言其理如是桓公縱之窮極其惡何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武夷胡氏曰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夫淫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音需）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匹各反）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讁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無田（音佃）甫田維莠（羊九反）驕驕（叶音高）無思遠人勞

心忉忉 音刀

比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莠害苗之草也驕驕張王 並去聲 之意忉忉憂勞也○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眉山蘇氏曰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思遠人必自其近者始近者既服而遠者自至矣○慶源輔氏曰厭小而務大田甫田者也妄作者之所為也忽近而圖遠思遠人者也妄想者之所冀也妄作則事不遂妄想則心徒勞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叶旦

悅反

比也桀桀猶驕驕也東萊呂氏曰驕驕桀桀皆稂莠侵陵嘉穀之狀

怛怛猶忉忉

○婉兮孌兮叶龍眷反總角丱兮古患反叶古縣反未幾居豈反見兮突而弁兮

比也婉孌少好貌丱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突忽然高出之貌釋文曰卒相見謂之突○韻書曰陀骨反犬從穴中暫出也弁冠名孔氏曰弁者冠之大稱也○言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其躐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明

小之可大邇之可遠能循其序而脩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躐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慶源輔氏曰末章又以其事之易見而人所共知者為比以曉之小之可大邇之可遠理固然也厭小務大忽近圖遠則欲之亟也循其理之自然而計獲之心不萌則忽然而造其極有不自知者徇其欲之所為則躁亟之意紛然而終不能有所達矣

甫田三章章四句或問甫田詩志大心勞朱子曰小序說志大心勞已是說他不好人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為徒大心亦何勞之有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做時也須一步歛一步著實做始得若徒然心務高遠而不下著實之功亦何益哉○豐城朱氏曰田之大者非果不可治也先小而後大可也人之遠者非果不可來也先近而後遠可也天下之理可

循序而漸致不可躐等而欲速果循其序則總角之童可以忽然而見其弁是小非不可以為大近非不可以為遠也果欲躐等則厭小務大而大終不可為忽近圖遠而遠終不可至矣亦何益之有哉

盧令令音零其人美且仁

賦也盧田犬也孔氏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是盧為田犬也令令犬頷下環聲○此詩大意與還略同

○盧重直龍反環其人美且鬈音權

賦也重環子母環也孔氏曰重環謂環相重大環貫一小環也鬈鬚鬢好貌

○盧重鋂音梅其人美且偲七才反

賦也鋂一環貫二也孔氏曰一大環貫二小環偲多鬚之貌慶源輔氏曰仁則美其德也鬈與偲則美其貌也春秋傳所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安成劉氏曰左傳宣公二年宋之城者謳華元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陸氏曰思西才反多鬚貌則此思字音顋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古頑反叶古倫反齊子歸止其從才用反如雲

比也敝壞笱罟也說文曰曲竹捕魚魴鰥大魚也孔氏曰孔叢子云衛人釣得鰥魚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

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鰥則呑矣是則鰥為大魚也歸歸齊也如雲言衆也○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渤海胡氏曰魴鰥鱮皆魚之可制者也為其笱之敝敗而不能制文姜本可防閑而制之由魯莊微弱不能防閑也○朱子曰防所以止水閑所以扞物故防閑有禁制之意故歸齊而從之者衆也新安胡氏曰齊子歸止而有如雲之從責莊公不能禁之之意在其中矣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才呂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比也鱮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鰱孔氏曰陸璣云鱮頭尤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囮魚得鱮不如啗茹○埤雅曰鱮性旅行故其字從與亦謂

之鰱也如雨亦多也龜山楊氏曰如雲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莊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唯癸反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比也唯唯行出入之貌如水亦多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音灼○杜氏曰禚齊地○武夷胡氏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四年

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杜氏曰魯地武夷胡氏曰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武夷胡氏曰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曰如齊師蓋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武夷胡氏曰防魯地穀齊地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春秋莊公十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二十年夫人如莒胡氏傳云禮義者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之賦許穆夫人思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之作聖人録於國風以示後世使知男女之別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往宗國猶爾

而況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載驅薄薄晉各反簟茀朱鞹苦郭反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叶祥龠反

賦也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茀車後戶也孔氏曰謂以竹為簟蔽車之後戶也朱朱漆也鞹獸皮之去毛者蓋車革質而朱漆也夕猶宿也發夕謂離於所宿之舍○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

襄公也

○四驪力馳反濟濟子禮反垂轡濔濔乃禮反魯道有蕩齊子豈開改反弟叶待禮反

賦也驪馬黑色也濟濟美貌濔濔柔貌豈弟樂易也言無忌憚羞恥之意也

○汶音問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匕反魯道有蕩齊子翺翔

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境湯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行人之多亦以見其無恥也

○汶水滔滔（吐刀反）行人儦儦（表驕反叶音褒）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賦也滔滔流貌儦儦衆貌遊敖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疊山謝氏曰曰豈弟曰翱翔曰遊敖文姜之情態歡欣快樂如此無禮義無羞恥無忌憚盡見於此詩矣詩人鋪敘之詳形容之巧刺之深疾之甚也）

猗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賦也猗嗟歎詞昌盛也頎長貌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慶源輔氏曰抑若揚兮所以甚言其美也雖抑之而猶若揚而況於揚之

手揚目之動也蹌趨翼如也臧善也○齊人
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其
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安成劉氏曰射則臧不出正舞則選四矢反皆伎藝之美其餘所言皆威儀之美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食亦反
侯不出正音征兮展我甥叶桑經反兮
賦也名猶稱也言其威儀伎藝之可名也清
目清明也儀既成言其終事而禮無違也侯
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
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

設正孔氏曰射皆三番而止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而能中又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布侯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絲畫為之王射五正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射三正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而中央之絲方二尺也正之言正也射者之內志正則能中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鳥之捷黠者射難中以中為儁故取名○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天子大射用皮侯賓射用采侯燕射用獸侯鵠以皮為之三分侯之一似鳥之棲故曰棲鵠正則畫布為之亦三分其侯而居一射義註謂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是也**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為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詞**

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

○猗嗟孌(叶龍卷反)兮清揚婉(叶許願反)兮舞則選(雪戀反)兮射則貫(叶扃縣反)兮四矢反(叶孚絢反)兮以禦亂(叶靈眷反)兮

賦也孌好貌清目之美也揚眉之美也婉亦好貌選異於衆也或曰齊於樂節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發四矢(鄭氏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四矢象有事於四方)反復也中皆得其故處

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可見矣華陽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以防淫也○左傳莊公十一年註曰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

猗嗟三章章六句

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子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

行耳慶源輔氏曰趙子之說義理之正聖賢復生不可易也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之意皆在言外嗟歎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華谷嚴氏曰變風之體意在言外有全篇首尾皆託之他詞但中間吟下一二語自然使人默會如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儀伎藝之美而以歎息之詞發之是其人所不足者必有在於容貌威儀伎藝之外矣中間展我甥兮一句只是一甥字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是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讀者既默會其意見得自猗嗟而下句句是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滿處詞不急迫而意深切矣○疊山謝氏曰一章射則臧兮射則善矣德則未見其善亦可惜也二章展我甥兮莊公誠為我齊國之甥令人乃以為齊侯之子亦可惜

也三章以禦亂兮莊公善射似可以禦
亂也齊侯文姜之淫亂則無策以禦之
亦可惜也○三山李氏曰夫子曰君子
多乎哉不多也世人乃專心於此而忘
其本故莊公有威儀技藝之美而不免
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之亟而不能止
乾侯之禍漢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
不內顧而不能制趙氏之横雖多才多
藝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魏一之九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孔氏曰舜都蒲坂禹都平陽或安邑在禹貢冀州雷
皆河東界魏境內有其都爾魏不居其墟也
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之鴆反河曲北涉

汾水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東萊呂氏曰水經註魏國城西南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鄭氏曰昔舜耕歷山陶河濱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此儉約之化於是猶存）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鄭氏曰魯閔公元年晉獻公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安成劉氏曰先儒以魏所封為文王子畢公高之後也）今河中府解（下買反）州即其地也（解州今隷山西平陽府）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眉山蘇氏曰檜者鄭所滅也檜詩不為鄭而邶

鄘為衛魏為晉何也邶鄘魏之詩作於既滅其詩所為者衛晉也至於檜詩未亡而先作矣今按篇中公行戶郎反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糾糾吉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以縫裳要於遙反之襋紀力反之好人服叶蒲北反之

興也糾糾繚戾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屨孔氏曰夏葛屨猶絺綌所以當暑特為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雖夏猶當用皮摻猶纖纖也女婦未廟見音現之稱也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孔氏曰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人三月乃見

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昏禮云質明賛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也雖即見舅姑亦三月乃助祭行未祭行亦未成婦也要裳要襋衣領好人猶大人也○魏地陿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慶源輔氏曰糾糾葛屨本非可以履霜然自儉嗇者言之則亦可以履霜矣以與摻摻女手本未可以縫裳然自褊急者言之則亦可使之縫裳矣又使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

○好人提提徒兮反宛於阮反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揥勑帝反維是褊心是以為刺叶音砌

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華谷嚴氏曰宛

委曲順貌 遜讓而辟者必左 孔氏曰不敢當主故就客位 揥所以摘 音剔 髮用象為之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所以刺之者以其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耳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刺其內外表裏之不相副自其外而觀之則其進止之安舒遜讓之有節服飾之貴盛宜若無可刺者矣然其心之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是以不能不刺之也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

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
言急迫瑣碎之意
彼汾扶云反沮子豫反洳如豫反言采其莫音慕彼其音記
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興也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
水浸處下濕之地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
毛刺可為羹孔氏曰陸璣云莫莖大如著赤節節一葉今人繰以取繭緒其
味酢而滑始生又可生食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公路
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為之○
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

矣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叶於良反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戶郎反

興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安成劉氏曰扁鵲姓秦名越人長桑君與之藥使以上池之水飲藥三十日視垣見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所謂垣一方者猶此詩言汾一方古語皆然也癥音徵○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墻見彼人也英華也公行即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孔氏曰公路公行一也宣公二年晉官卿之適為公族庶子為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

如玉殊異乎公族

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處藚水舄(音昔)也葉如車前草(孔氏曰藚牛脣水舄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今澤瀉也)公族掌公之宗族晉以卿大夫之適子爲之(孔氏曰成公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乎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也黶音黯)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叶將黎反)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叶新齎反)

興也殽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孔氏曰謠既徒歌則

歌不徒矣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未必合樂也其語辭○詩人憂其
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
殽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程子曰此詩憂深思遠矣國無
政事則亡故憂思之深至歌且謠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
謠而反以為驕且曰彼之所為已是矣而子
之言獨何為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
以憂之者為驕也於是憂者重嗟歎之以為
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
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叶于逼反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棘棗之短者埤雅曰大者棗小者棘於文重朿為棗並朿為棘蓋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本草註棘有赤白二種小棗也叢高三四尺花葉並實俱似棗也聊且略之辭歌謠之不足則出遊於國中而寫憂也極至也罔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疊山謝氏曰使忠臣義士之心略見知於人適國上下不羣吠而衆惡之問其所憂者何說今之所當行者何事魏侯聞而大悔悟急為扶顛持危之謀晉豈能驟滅其國哉國雖亡亦未必如是

之速也嗚呼惜哉○慶源輔氏曰黍離之憂憂王室之已覆也園有桃之憂憂魏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

陟彼岵音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山無草木曰岵上猶尚也○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已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

止而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為人所獲也

○陟彼屺（音起）兮瞻望母（叶滿彼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山有草木曰屺（孔氏曰爾雅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與傳正及當是傳寫誤也）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棄謂死而棄其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叶虛王反）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叶舉里反）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叶想止反）

賦也山脊曰岡（永嘉陳氏曰岵也屺也岡也皆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

詩人各取其一以叶韵耳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既思其父又思其母又思其兄既想像其念已之言又想像其祝已之言曰庶幾其謹之哉則斯人也必能以其親之心為心亦可謂賢矣○安成劉氏曰詩人以已之思親而知親之念已雖曰設為親念已之言實以深寓已念親之心也章末二語所以自警亦所以自悲可以見其忠孝之心矣

十畝之間叶居賢反兮桑者閑閑叶胡田反兮行與子還叶音旋兮

賦也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張子曰周

制國郭之外有聽為場圃之地者疑家受十畝以毓草木○東萊呂氏曰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耳未可以為定數也閑閑往來者自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慶源輔氏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君子仕止之常法也使賢者不樂仕於其朝則其政亂國危可知矣夫以場圃之採桑者為自得而思與其友歸焉則其不樂仕之意可見矣

○十畝之外叶五墜反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叶徒沿反兮寘之河之干叶居焉反兮河水清且漣力纏反猗於宜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玄貆音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叶七宣反兮

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為車者寘與置同干厓也漣風行水成文也猗與兮同語詞也書斷斷猗大學作兮莊子亦云而我猶為人猗是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孔氏曰以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曰稼斂曰穡若散則相通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廛

孔氏曰廛民居之區域也狩亦獵也貆貉類鄭氏曰貉子曰貆素
空餐食也○詩人言有人於此用力伐檀將
以為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
漣而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
其志則自以為不耕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
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
述其事而歎之以為是真能不空食者慶源輔氏
曰不稼不穡則不可以得粒食不狩不獵則不可以得鮮食人之所食雖多而此二者為
大故舉而言之所謂甘心窮餓而不悔者詩中雖無此意然觀其志之所有如此而詩人
又以為真能不素餐者當有此事矣後世若徐穉之流非其力

不食其厲志蓋如此安成劉氏曰後漢徐孺子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蓋其厲志之勤必欲服勞而後食亦若此詩賢者之志也又如范文正公居官每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無復愧耻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寢亦可謂能厲其志者矣○廬陵曹氏曰伐檀而寘之河之干此勞於事而不得以食其力者也然賢者之心豈以是一事之不遂而自沮乎其志蓋以為不耕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食獸是以寧勞於事雖窮餓而不悔故詩人述其事而歎之以為是真能不空食者矣天下之事固有為其事而無其功者然未有不為其事而能有其功者矣君子之心寧勞而無功必不肯無功而食人之食此先難後獲之意也

○坎坎伐輻音福叶筆力反兮寘之河之側叶莊力反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

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賦也輻車輻也伐木以為輻也直波文之直也十萬曰億蓋言禾秉之數也（孔氏曰田方百里於今數為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十萬也禾秉之數謂刈禾之把數）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順倫反）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丘倫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飧（素門反叶素倫反）兮

賦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為輪也淪小風水成

文轉如輪也囷圓倉也鶉鶴屬熟食曰飧

伐檀三章章九句孔叢子曰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安成劉氏曰有勞心而得食者有勞力而得食者有躬耕而自食者豈必人人自耕以食哉但不可無其事而食其食耳伐檀君子意正如此故詩人美其甘貧樂賤雖不見而不苟食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反女音汝莫我肯顧叶果五反逝將去女適彼樂音洛下同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碩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顧念逝往也樂土有道之國也爰於也○民困於貪殘

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慶源輔氏曰三歲貫
女則民之於上至矣莫我肯顧則上之於民甚矣於是而決去焉非民之罪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叶訖力反三歲貫女莫我肯
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叶于逼反樂國樂國爰得我
直
比也德歸恩也華陽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為德也民出力以事上
不以為德而反蠶食之所以去也直猶宜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叶音毛三歲貫女莫我肯
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叶音高樂郊樂郊誰之永
號叶戶毛反

比也疊山謝氏曰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苗者禾方樹而未秀也食至於此以比其貪之甚也勞勤苦也謂不以我為勤勞也永號長呼也言既往樂郊則無復有害已者當復為誰而永號乎

碩鼠三章章八句南軒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為取者以其上失道如此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也故著其情於詩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絕也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華谷嚴氏曰魏唐無淫詩蓋猶有先聖之風化焉○慶源輔氏曰寬裕者其流長急迫者其意短魏以地陿而褊急如此其何以傳世至於長久哉故變風作

於平桓之世而國遂滅於惠公之十七年止五六十年間耳詩人之意固憂之矣

詩傳大全卷之五

詩傳大全卷之五

策詳